

“西域文献保护成果展”专家研讨会发言选登

常蕊心 整理

编者按：2015年5月15日，国家图书馆举办“册府千华——西域文献保护成果展”专家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就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的学术价值、社会意义和保护修复等方面，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对推进相关工作提出了宝贵的建议。会后，我们整理了专家们的发言，作为下一步工作的借鉴和参考。部分发言已单独整理成文并正式发表，在此不再重复刊登。

柴剑虹（中华书局编审、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刚才看了成果展，听了段晴、荣新江、陈红彦、胡泊四位的主题发言，受益匪浅。国图入藏这批西域出土文献并进行卓有成效的修复、保护，开展相应的研究，段晴讲得很好，这不仅是学术盛举，也关系到老中青三代专家浓烈的爱国情怀。我本人曾在新疆工作十年，对此深有感触。看展之前，我准备就“修旧如旧”“修旧护旧”八个字谈点认识与建议；我所想到的问题，其实这个成果展都已经有很好的答案了，这里再做些说明：

一是关于“修旧如旧”之“旧”：①千百年前之原貌——基本上已难以复原（当然有的也能找到相应的参照系数）；②出土时的原貌（有的或许知道，有些并不清楚）；③入藏时的面貌（关键在于当时能否及时记录。例如刚才段晴提到的1970年所获于阗文《对治十五鬼护身符》，据说装它的泥罐摔破碎了，收藏者又曾在其背面用油笔勾摩，这个现状实情就至关重要）。许多文献出土于和田地区，那里的大、小环境似乎也应该做些客观的描述、分析，听说搞修复的几位专家都没有去过和田，我建议国图是否可以为他们提供去现场考察的机会，这对修复、保护都会有益。

二是“修旧如旧”的材料与技术手段问题。修复前对这些文献的原始数据采集不可或缺，高清数字化并用RAW与TIF双格式不同介质存储是首要、必要的第一步，这一点听说做得挺好；对文献载体原材质分析的必要性及与修复所用材质

的“同一性”（可融性）也有非常好的认识，我看到展览中讲这批文献的修复用了十几种不同的纸张，真是大开眼界（如马尼拉皮纸，过去闻所未闻）。我们知道法、英两国对所藏敦煌写卷采用化工材料覆膜进行保护，虽保证了写本展示的完整性与阅读方便，但时间一久就会造成化学损害的教训；2004 年底，我听说俄藏敦煌写卷中发现有少量碎片或断裂处被人用胶带纸粘连，看到相关照片，非常吃惊。前些年到国图来展出过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中西州天宝十三、四载马料账，我看到有的断裂处用完全不同的白纸粘连，且堆积突起，结果非常关键的文字看不见了，与我 1980 年看到的差别很大。今天看到的这些文献修复技术水平之高，令人赞叹！

三是“修旧护旧”的重要性。这里牵涉到对西域文献出土环境的研究，涉及现代保护技术手段的应用和再造保存环境问题，涉及展出、调阅、复制对保存的负面影响如何及时监测、检测、化解等等许多难题。例如敦煌莫高窟采用铝合金门窗和钢化玻璃进行防护，有很好的防护作用；但同时，旧貌换新颜，封闭度增高，参观者造成材料表面水汽凝结改变了洞窟湿度，对壁画、彩塑的保护也会有不利影响。同样，咱们的西域文献在多次面向广大观众及研究者时也会有类似问题。因此，化力气高清复制原件可能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

最后谈到这批西域文献的研究，段、荣二位带领学生做得非常好，在研究成果与人才培养上都有不少值得借鉴的经验。我今天带来送给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的四册日本研究中亚语言的杂志，其中 1997 年的一本上有新疆学者译介新疆出土的回鹘文《圆觉经译注》残卷的文章，当然颇有意义；但该残片开头有两个汉字，文章却没有录文及具体说明，给研究带来不便。再看看今天展示的一大批研究成果，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郝春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院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

国图这批文书最早的两三批我作为专家组成员参加了鉴定工作，后来又陆续收了这么多超出了我的预料，应该有上千件。前几批每批也就是几十件。今天听段老师和荣老师他们介绍这批文献的整体情况，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一项事业。我所以把它说成一项事业，就是希望国图能够继续做好。当然刚才张馆长也表态以后还要买，我个人认为，这些东西保存在国家的

收藏机构，是最安全的也是最稳妥的办法。所以应该继续收购，并且要保护好修复好。国图的保护和修复水平应该说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刚才柴老师讲了，我们看过世界上各国对古代纸本的保护，好像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国图这方面的技术就领先。今年知道他们修复又有新的进展。

另外，刚才在介绍修复时说的文书的缀合，使我想我们的修复理念。我们文物界修复工作长期奉行“修旧如旧”的理念，不光是纸本，所有文物修复都遵循这样的理念或原则。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是一个相对的理念。我去年去德国，对他们博物馆的藏品感触很深。在德国的博物馆，不少残缺的雕塑和壁画都被补完整了。被补完整的雕塑和壁画，残缺的地方外行已经看不出来了，但内行仍然可以看出来，修复的时候留下了供内行辨识的痕迹。这样一种做法，当然不符合我们的修旧如旧的原则，但从展览和参观的效果来看，当然比保持原状好多了。德国博物馆对文化修复的这样一种做法，至少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们对文书残片进行缀合，也可以参考德国的做法，几个残片缀合以后，可以让外行感觉它就是一个整体，只让内行知道它原来是一个什么情况就行了。

另外，我建议尽快出版这批文书的图版。从今天介绍的情况来看，国图的研究人员和北大老师带着他们的学生已经对这批文书进行了不少研究。等修复完成以后，还是应该尽快地把它出版。这批文书内容很丰富，光靠少数人研究不行，真正发扬它的价值还要把它推向全世界，这样才能真正发挥这批文献的价值。

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国图在接收这批西域文书，尤其是和田文、汉文文书的时候，我虽然不是当事人，但从旁听说也曾历经坎坷。专家写意见书，还特地到医院请季先生写信。学术界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听说还是阻力很大。包括季先生在内，为什么学界对于西域出土文书会如此感兴趣？是因为他们是研究者吗？不是。在季先生和众多的研究者心目中，他们没有人会忘记十八、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的文物流散悲剧。那时候，中国贫穷、落后，中国饱受侵略，欺凌，无力保护自己的文物。然而，今日中国已经富裕了，中国政府是世界上经济状况最好的政府，我们如今怎么还能容忍中国的文物再遭流散？我们如果有能力解决的问题反而置之不顾，任由中国文物再度流散，那我们与清末那些饱受诟病的官员还有什么区别？学者们即使

嘴上不说，内心中无不涌动这样的心思。

如今时间过去并不久，形势已经发生巨大改变。面对世界复杂多变的形势，党中央推出“一带一路”发展倡议。中国要西进，打通欧亚丝绸之路交通线，创造丝绸之路的新辉煌。这是中国发展的重大举措，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这个国家倡议。开发丝绸之路经济带，虽然经济是核心，但文化历史的研究是基础是条件。这项国家倡议未来开展如何，从主观上看，不仅仅是经济条件是否具备，也要看学术研究是否及时跟进。学术界研究多年的丝绸之路，忽然遭逢如此重大机遇，能否为国家倡议添砖加瓦，考验还在后面。但是，没有研究资料，研究就无从说起。面对新疆、中亚的复杂形势，对于未来的重大贡献完全可能仅仅是一件出土文物，一片字迹不多的文书。现在再看当初接受的和田出土文书，真是物超所值。一千多年前，唐朝就治理过西域的大片土地，历史记载昭昭，但在当今的学术语言中，不如一片出土文物在手。

今天看了展览，不仅心生感叹。多年以后，后人一定会为国图当初的接受行动感佩不已。国图，毕竟是代表国家的文化单位，不仅具有文化水准，更具有文化眼光。这应该就是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文化证明。

国图今天展示的内容充分说明，在中国的范围内，最有资格保管这些出土文书的，那就是国图了。所以以后再有这样的文书，再有这样的资料，由国图来保管、研究，那也是最有资格的。未来的前景一定是很好的。所以我觉得，随着这批文书研究的深入，它的价值意义会进一步体现。

国家图书馆在这个方面代表着国家意志，理应代表国家意志。过去我们都知道，十九世纪西方列强，甚至包括日本，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趁火打劫，弄走了很多中国文物。现在中国正在高速崛起，在这个方面，国家意志应该有所体现，国家图书馆应该代表古代文献整理收藏的国家意志。在这个方面，国图应该是有这个自觉性，今后更应该加强这个自觉性，利用国图的文化地位努力说服国家。中国要成为世界大国，没有文化包括文化资源的储备是不应该的，文化储备和研究一天不到位，作为世界大国的资格就有欠缺。过去几十年，中国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基本上没有顾及到文化发展问题，现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旗帜已经高扬，但是看上去，似乎仅仅有经济、外交的内容。在不久的将来，“一带一路”就会重新装载上文化的内容。这个历史的关节点，正是我们国家图书馆大有作为的时

刻。谢谢。

刘玉才（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首先对国家图书馆收藏保护西域流散文献的举措表达由衷的钦佩。现在社会收藏方面，鱼龙混杂，风气不好。如果只是炒作一下瓷器、玉器之类传统藏品，本来无可厚非，但有些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珍贵资料，也进入私人收藏的视野，而且多以追求升值、增值为目的。西域文献这类资料，如果分散到私人手中，其研究利用价值就大打折扣。我认为，国家图书馆有代表国家来保护民族文化的责任，应当大力呼吁政府和社会，更加重视这些文献的收藏、保护与利用。

刚才听了段晴教授、荣新江教授的发言，他们的团队对这批西域文献深入的学术整理研究工作，而且把研究工作的意义上升到保存民族文化、爱国主义，甚至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高度，孟宪实教授对此做了很好地引申发挥，把我的意思都讲到了。今天刘馆长在，我觉得国图应该从专业部门角度去呼吁，这样一些看似冷僻的学术研究，实际上有他独特的价值，应该获得更高阶层的理解和支持。新丝绸之路也好，一带一路也好，不能只盯着地缘政治、经济效应，如果没有传统人文领域研究成果的支持，以挖掘、培育文化向心力，难免会有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尴尬。目前即便在北大这样注重传统研究的学校，类似西域语言、文献这类研究，实际日益边缘化，许多独一无二的学科正在萎缩。段晴教授、荣新江教授通过这个项目为北大、国图培养了不少年轻人，但如果今后这些年轻人才都需要到欧美寻求学术出路，我们就应该反思我们的学术环境。

另外我对刚才有关修复工作的介绍感触很深，对国图的修复团队的杰出工作深深致敬。我有一个小的建议，我们做了这么多修复的工作，包括一些其他传统古籍的修复，国图在这方面无论技术条件，还是接触到的案例数量，都是其他图书馆无可匹及的。我希望修复的过程，除了保留完整的档案之外，还能够留下一些实物样本，逐步建立起一个样本库。无论纸、木材料，还是附着的泥土、鸟粪，都具有保存价值，不可随意弃之。

罗琳（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馆员、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非常荣幸能来参加这个会。刚才段老师、荣老师说了很多，还有修复的一些

方法，我认为非常好。

我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也有一件和田出土的文书，是从一个墓葬里出土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入藏。过去展览过几次，但是最近没有展览，因为我觉得展览一次损耗一次。这大概是我们图书馆最早的写本。

我特别想知道西域文献纸张的材质，还有墨等的借助现代科学仪器分析的数据，来与内地的进行比对。上次在国家图书馆看了新疆少数民族的造纸方法，实际上更接近古代的方法，与日本纸和高丽纸近似。我曾经推断，古代日本纸和高丽纸不是“抄”出来的，而是“浇”出来的，这种“浇”的方法一直还保留在新疆。

杨宝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今天我纯粹是来学习的，看了展览，并听了前面各位专家的发言，感触很多。首先，我想对从事西域文献搜购、修复、藏护工作的国图的专家学者深表敬意。西域文献的流散一直是最令学界痛心伤惋的事情之一，国家图书馆的购藏使这些不可能再现的稀世珍宝得到了最高级别的保护，给了它们最美好的归宿，足以令学人欣慰，国图的举措真的称得上功德无量。同时，我也想对各位已经完成的相关研究成果的精深及各位的工作效率表示钦佩。这些文献使用的语言多种多样，包含的内容千差万别，残破的程度往往又比较严重，致使研究难度很大，而各位先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发表了三部专著和数十篇论文，竖立了典范，令这些文献的利用研究有了光明的前景，的确让人佩服。国图这种妥善珍藏和充分利用相结合的做法是文献和学界之幸。

这里我仅从一个念书人的角度提两个建议，准确地说是两个请求。一是像郝老师刚才提的，希望能够早一点看到这些珍贵文献的图录，以便尽早学习研究。二是我自己也做过文书的编目工作，知道为这些文献编目的工作难度很大，需要的时间也会相当长，想问一下在编目的过程中，有没有可能让搞相关专业的学者了解阶段性编目成果。

另外，今天听胡先生介绍修复工作，我联想到了前年在安徽舒城开的一个会，主办方在会议期间办了一个小型展览，展品中有一本当地人保存的自己家族的族谱，内容丰富，文字量很大，涉及的时间也很长，当时参会的人都认为很有学术

价值。但是族谱残破得很严重，保存族谱的那家人不知道怎样修复。由此可见私人手中的一些文献真的是亟待修补。但是它们的持有者往往没有联络修复专家的方便途径，所以特别希望咱们的修复工作能够关注到流散在民间的文献。

最后再简单介绍一下刚才张馆长提到的我们社科院研究生院对修复人才的培养。刚好昨天下午我在我们研究生院的文博中心讲课，这个文博中心主要培养专业硕士，两年制，学生招收进来以后，第一个学期不确定导师，第二学期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可以自己选导师，中心也帮助推荐，可选我们历史所、考古所和故宫等单位的老师，因为文博中心的专业硕是和故宫联合培养的。古籍修复是其中非常受重视的专业方向，不少学生都会选古籍修复进行深入学习。

刘进宝（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非常高兴，也非常乐意参加今天的座谈会。早上看了展览，刚才又听了段老师和荣老师介绍，知道这批文献不仅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而且还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关于学术价值，我们都是这方面的学者，都知道重视和利用。在目前的情况下，即国家大力提倡“一带一路”研究的时候，我们更要看到这些文献的现实意义。从这些文献来看，中原和西域的关系很密切，而文化并不是单向地交流和传播的，而是双向的。通过这些文献，研究中原和西域相互影响、交流的关系，我觉得这一批文献的现实意义才能发挥出来。

伏俊琰（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今天看了这个西域文献的展览，很开眼界。前一段时间我在天津参加了写本学研讨会，大家集中讨论写本问题。我觉得文化部关于写本的概念的界定，范围有点狭窄。我们要把“写本时代”和“写本”区分开来。

我认为“写本时代”和“写本”是两个概念。“写本时代”和“刻本时代”相对，大致宋以前是“写本时代”，宋以后进入“刻本时代”。战国以来的帛书、简牍，六朝以来，尤其是吐鲁番敦煌写本，则是典型的写本时代的产物。但是写本并不完全是“写本时代”所独有的，刻本时代也在大量的写本，像《四库全书》就是清代的写本，还有满清档案，四川南部县档案，徽州文书，都以写本为主。浙江新昌档案馆藏晚清到民国近 100 个调腔抄本，也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种情

况，全国其他地方还有很多。写本的唯一性决定了保护的更为重要。

我刚才看了国图修复专家的讲解，很受教育。古代写本的修复是一项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全国的修复人才非常得缺乏，所以修复人才的培训是不是可以加大一些。比如，国家现在非常重视应用型的专业硕士人才的培训，国图应当把这项工作抓起来，在全国起到领军的作用。

叶少勇（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我虽然很早就参与了这个项目，但中间只来了国图一、两次，这次很高兴能够观摩实物，听取项目报告，并与各位老师交流学习。

说一点感受，通过展览以及刚才各位老师的介绍，我为国图的在文献修复技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欣喜。特别是展览中修复前和修复后的照片对比，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前一段时间做的主要工作是国图收藏的梵文残叶的释读研究，以及出版物的排版。我觉得以我们可以合作，这个对比照片也可以放在我们的出版物里，让大家看下这些文献皱巴巴的时候是什么样，展平之后又是什么样子。

我还有一个建议，请各位专家从专业角度来评判。刚才听各位老师做的介绍，修复文献残片用的补纸要经过染色，要染黄一点，这样修复出来的写本看起来可能比较整体。而对于我们作释读的人来说，我们更希望补纸与原件的颜色反差大一点，这样我们就容易判断原件的边缘在哪里，也就容易判断某个笔画是自然收笔，还是到边缘而断掉，这点还涉及到一个具体的技术问题，在出版物中处理图片的时候，有时我们需要把残片的背景补纸用 PS 抠掉，如果色差不够大，文献原件的边缘就不太好找，请各位老师从专业角度来考虑，补纸是不是要染，或者染到什么程度。

万群（天津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副主任）：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册府千华--西域文献保护成果展”专家研讨会。刚刚也是很匆忙地看了咱们的展览，虽然时间很短，但从中我也得到了一些感悟和体会。我是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的人员，之前在国家图书馆修复组工作学习期间，曾经多次向胡玉清老师求教，并曾目睹过胡老师高超的修复技艺，感受到她对于古籍修复工作以及事业的执着与热爱，这些都是我有幸的经历。

就这此展览而言，我个人觉得确是内容丰富，重点突出。它无论是从被整理的珍贵西域文献研究角度，还是保护过程中传统修复技艺方法的应用与总结，都能充分加以呈现。我觉得这样的形式，会对从事古籍修复的工作人员带来特别大的启发和帮助。

下午我准备再去看，听说还有一部分成果的展示。今天，从国家馆藏这批珍贵西域文献的整理研究、保护修复、学术成果三个方面，推出的这个展览，是具有垂范意义的。这也充分说明了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对展览设计上的精心与用心。

在这里我有两点小的建议，一个是能不能把这么好的展览，把这样一个突出保护成果的展览，推荐到更多的省市图书馆，甚至可以让更多的从事修复的人员看到或学到。因为，刚才胡泊老师介绍里讲到有许多的修复案例，其中有些方法不是每一个修复人员都能遇见到的，特别是难得一见的特殊的、灵巧的、新的技法的总结，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从修复的成果上，能不能够尽快地把这些好的方法、好的经验行诸于文字，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分享。我们之前经常提到的是国家图书馆的“四大修复”——赵城金藏、永乐大典、敦煌文献、西夏文献。如今，西域文献的保护可堪称近年来国家图书馆的又一重大修复成果。特别希望能让更多的专业的、不专业的、喜好于此的人们看到。同时，这也将会对未来全国的古籍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更多的借鉴。

吴晓云（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

古籍修复是一件需要耐心细致的又非常艰苦的工作，面对一件件国宝既要深入细致了解藏品的状况以及内容；又要了解藏品所用材质，还要针对不对藏品采用不同的修复方法。应该说，国图新入藏的西夏藏品修复是成功的，融汇了古籍修复的多项技艺，值得业界学习和借鉴。修复人员深入细致研究了藏品状况，又针对不同藏品研究了修复方法以及保存方法，对每一点点考虑是非常细致的，修复过程是艰苦的，一块块散片的拼接灌注了修复人员的汗水和心血，看到修复成果展让人赏心悦目，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宝贵信息。这次西夏文献的修复有两点我个人认为是值得称道的，首先在修复中很少使用糨糊，甚至不使用糨糊来固定藏品，对藏品的长期保存是至关重要的，避免了给藏品带来可能的腐蚀和虫害的。

棉絮状的残片一般的修复都是用糨糊固定在纸上，国图修复中根据藏品质地不光滑的特点，用一对透明的麻纸夹住，外面加皮纸做的四边框，这样处理虽然没有使用糨糊，却固定住了藏品，并保持了纸张原来的状态；其次是镶嵌修复方法的运用。由于藏品的厚度造成一般需要补两层甚至三层才能实现与藏品保持一致，但会导致接口不平整。镶嵌修复法的使用，使藏品和补纸的接口的接缝基本上靠纤维错层连接，减少了多层补纸修复后容易产生的不平整，粘接牢固，保持了纸张平整，这种修复技艺是难度很高的，说明修复人员有极强的责任心，高超的修复技术和丰富的工作经验。

有点个人建议，一是藏品，在修复中应该尽量去除藏品表面凸起的污物，避免有硬颗粒物存在，这将会造成藏品保存中不经意出现的硌伤；二是装具，目前藏品收藏是用软绵纸包裹然后置入皮纸信封，我认为如果给每件藏品包裹后外做夹板，可以更好地保持修复藏品的平整性。

